

亲亲的青纱帐

■马亚伟

青纱帐是属于北方的,它粗犷,豪放,壮阔,像北方汉子一样顶天立地。青纱帐是在盛夏时节形成规模的,一人多高的玉米、高粱,士兵一样列队而立,一列列,一排排,一片片,齐整而又严密,像绿色的帷帐。青纱帐坚守着阵地,北方的沃野上铺展开来的全都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。那是土地“史上最绿”的时代,绿得水泄不通,绿得波澜壮阔。风过时,绿波起伏,仿佛绿绸一般荡漾着。

不了解青纱帐的,总以为那里面太过神秘,深不可测,是抗战时代“游击健儿逞英豪”的地

方。还有人以为,青纱帐会收留太多的秘密甚至阴暗。其实,古朴的小村中简单宁静,青纱帐只是为乡村增添了一种幽静安然的色彩,丝毫没有有什么神秘可言。青纱帐,是人们辛勤耕耘后迎来的大自然慷慨馈赠,那里面藏着的是丰收的喜庆和果实的香甜。亲亲的青纱帐,也是我们的乐园。

小时候,我喜欢站在高处俯视壮阔的青纱帐。秋风起,我和伙伴们攀上高高的土坡,居高临下,挥着手臂在风中高呼:“风儿风儿好凉快,庄稼庄稼快熟咧……”青纱帐好像听

到我们的呼声,发出“唰啦啦”的声响,似乎是在回应我们。青纱帐里,玉米、高粱们亭亭玉立,迎风而动,它们修长的叶子摇摆着,仿佛长袖善舞的女子。那么多玉米、高粱,站成了无比壮观的青纱帐。居高临下看青纱帐,只觉得眼前绿色奔涌,波澜壮阔。如果不是在远处,人会淹没在绿海里的,找都找不到。

有时,孩子们还会在青纱帐里捉迷藏。钻入青纱帐,就像进了迷宫一样,如果你不吭声,很难被别人找到。所以孩子们总是轻轻咳一声,然后迅

速跑开,让别人循着声音去,却扑了个空。大人们怕孩子踩踏了庄稼,呵斥着,孩子们只好乖乖出来。可是,胳膊上、腿上都被玉米、高粱叶子划了一道道的红印,有些火辣辣地疼,还痒痒的。

不过,大人们一点都不怕。他们在青纱帐里穿梭,除草、施肥,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们年年在青纱帐里忙碌,早适应了。有时候,大人指挥着孩子帮着干点儿农活,让孩子们尝尝干活的滋味。多年后,我明白了,那种滋味,很苦,也很甜;苦的是劳累的感觉,甜的是收获后满足的欣

喜。

时间流走,节气更迭,青纱帐有一天会变了颜色,不再是青翠的了,而是慢慢变黄了。那时候,成熟的气息弥漫开来,人们的喜悦也上了眉梢。青纱帐完成了它的使命,摇身一变,变成了一片金灿灿的收获。

亲亲的青纱帐里,有我太多的回忆。如今,我在郊外散步,与大片的青纱帐相逢。风儿荡漾,野花烂漫,鸟儿啁啾。我对着青纱帐微笑,也对着一株株玉米微笑,就像与老友重逢一样。我相信,它们也懂我的心思。

绿豆滋心

■宫凤华

村上春树赞美夏天:“喜欢夏天的光照、风的气息、蝉的鸣叫,喜欢这些,喜欢得不得了。”读之,心里一片波光旖旎。一勺绿豆汤、一盏薄荷茶、一碗荷叶粥,清凉消暑,清欢简静。

绿豆是乡间神奇、多情的物种,田塍阡陌,家前屋后,不枝不蔓,娇小纤弱,倚风自笑。晚风中摇曳的一株绿豆,有一种枝叶婆娑的丰茂感。叶片是一种柔軟的浓绿,散发着集天地精华凝聚而成的绿色光芒。豆花黄绿色,沾染了叶片的绿,一种脆而薄的黄。株株绿豆挤挨推搡,绿水泱泱,波光云影,仿佛一场柔情饱满的抚慰。

出荚的绿豆,柔滑晶亮,捧在掌心,温润如玉。绿豆绿得亮

艳明艳,一种幽邃的绿。绿得优雅而诗意,绿得毫无节制。掌心一片绿荫,丝丝清凉直透心底。想象这坚硬的绿豆,会摇身变成爽口清甜的绿豆糕、绿豆汤、绿豆芽和绿豆粥,不禁莞尔。

宋人陈达叟《本心斋蔬食谱》记“绿豆粉也,铺姜为羹。”记述了绿豆粉丝的做法。绿豆虽小,却能在舌尖上腾挪辗转,顾盼生姿,衍生出令人惊艳的美味。

每年栀子、凤仙开得正欢时,祖母做的绿豆糕,最是消暑佳饌。于平淡庸常生活是一份慰藉,一份逍遥。

祖母先把绿豆泡软,碾压成泥,然后土灶小火慢煮,煮至绿豆泥。掺上麦芽糖、薄荷、玫瑰

花瓣和糯米粉,糅合搅拌。均匀地摊放在竹制模具里,上锅蒸熟。蒸熟后的绿豆糕,色泽嫩绿、纹路细密,要用沁凉的井水晾凉。月光清澄,树影匝地,我们围着木桌,包裹蛙鸣,轻拈细品祖母的绿豆糕,啜饮祖父腌制的酸梅汤,流萤发出冰蓝之光,荷风送香,亲情洋溢,心生静美,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。

夏日燥热,熬一锅绿豆粥,消暑解渴,养眼爽口。熬粥时,锅内绿豆翻腾起舞,粒粒绵软,绿豆沉浮,随意荡漾,汤色鲜翠。喝一口绿豆汤,凉意沁人,最是暖心熨帖。轻啜细品,豆香在碗内缱绻,在舌尖升腾,香气与凉意,宋词一般芬芳。

夕光濡染,晚风清凉,木槿

花开,桌上一盆浅青喷香的绿豆粥,几瓣咸鸭蛋,几茎腌瓜子,紫色玫瑰腐乳,吸溜声中,清凉来袭,洋溢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。清浅流年,这清香弥漫的绿豆粥便是简单的幸福。

暑气升腾,绿豆汤是解暑佳品。绿豆铁锅内噉噜噜旋转荡漾,争相怒放,“熬至滴水成珠”。豆香弥漫,加冰糖、百合或薏米仁,若掺上几粒枸杞,稠绿中隐一点艳红,视觉享受,心境清凉。

绿豆汤绿得惆怅,绿得赏心悦目,绿得气定神闲。绿豆带着安定质地,解躁渴烦扰。绿豆汤晾凉后,舀一勺入口,不

啻醍醐灌顶,甘露滋心,舌尖上的味蕾绝对是百转千回。一股刻骨铭心的沁凉浸入肺腑,发出快意的战栗。啜饮绿豆汤,品尝人生沉浮,泰然超然。

绿豆伴夏,日子绵软而悠长,浪漫且诗性。绿豆清夏,浮躁的心境渐渐沉淀下来。绿豆煮夏,一夏的滋味深蕴其中。慢慢地熬,熬煮一份心境,熬煮一份清凉恬淡的生活。

老枣树

■崔忠华

每当枣红的季节,我就想起老家门前的那棵老枣树。

这棵老枣树是我九世祖栽种的,九世祖被封为御医的那年,他奉诏修建府宅时,不知从哪里移植了这棵树。至于它的树龄,爷爷说没有人能够知道。

这棵老枣树树干中空,爷爷说它是让日本鬼子给气破了肚皮。闹鬼子的那个冬天,鬼子们把老爷爷绑在老枣树上用火烤,让爷爷说出粮食藏在什么地方。老爷爷连气带吓丢了性命,第二年老枣树就开始“烂肚子”,几年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后来,老枣树越长越旺,爷爷不得不每年在端午节剥枣树。这天清晨,爷爷拿着一把砍刀,一边砍着枣树,一边念念

有词:“砍一刀,结满枣;砍两刀,压弯腰;砍三刀,吃不了;砍四刀……”

这时枣花已经盛开,一个个黄绿色的小枣花,透出甜丝丝的醉人醇香。邻居家养了一箱蜜蜂,每到摇蜜的时候,总是给我们家送来一碗枣花蜜。她说:“这是你们家老枣树上的花蜜,尝尝吧!”那种沁人心脾的香甜,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老枣树结满了枣子,枣子不大时我就开始偷吃。爷爷笑着对我说:“枣子太小有毒,小孩吃了头上会长疖子。”长大后我才知道是爷爷吓唬我,不会真的长疖子,爷爷是老枣树的守护神。

每天早上,爷爷都要把老枣树下打扫得干干净净,把枯枝落叶收集起来,扔到猪圈里,

既可以喂猪,又可以积肥。中午,爷爷在老枣树下,躺在摇椅上,一边听着老戏,一边喝着浓茶乘凉。月挂枝头的时候,老枣树下更加热闹了。老人们围着树下的石磨盘喝茶、抽烟、聊天;大闺女、小媳妇一旁纳鞋底,做女工;一帮孩子围着老枣树做游戏,转迷糊。

邻居们都说老枣树结的枣最甜。枣子晒到半干时,将枣子一掰两半,一半拿在手里,另一半扔到院墙外,糖丝仍然相连。

打枣的时候,爷爷总要留一些枣子在树上,树下放一根长杆,他说是让那些过路的人尝鲜。打下来的红枣,一部分分给左邻右舍,用来哄小孩,或是晒干后小年蒸黏窝头,来年端午节包粽子。

